



惡習眾多，美德寥寥

近看義大利

不可預測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盲點。

那些等著清晰自己到來的時刻。

它確實會來。

只要你懂得等待。

而這並不是義大利人的天賦。

沒有事前計畫。

沒有規劃。

那是留給拿高薪裝出深思熟慮模樣的人乾的活，而真正的資料始終繫於本能和直覺。

兩個絕對的價值。

永遠不要忘記，我們是能幹女人的兒子。

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美國人管這叫「進行中的工作」，說得輕輕鬆鬆。

我們義大利人沒有管理的眼光。

兩千年過去了，我們還在捍衛自己的立場。

爭論誰擁有什麼，卻從不爭論誰真正擁有什麼。

而且總是搬出古羅馬人。

修建引水渠和廁所的能工巧匠。

精於征服、統治、篡奪、歧視。

裹在無盡的娛樂和縱慾之中。

惡習眾多，美德寥寥。

一個民族，把兩千年前帶著一句話和一本书到來的那位同事釘上了十字架。

他來不是為了宣告Bezos和Amazon的到來。

他來是為了展示一門生意是如何在別人的皮肉上建立並佔有的。

兩千年後，告解室還在同一個房間裡。

罪還是那些罪。

只有補贖重新談判過了。

一個失去了一切、只剩下公共小便池的民族，還有一個像匆忙祈禱那樣施政的政府。

閉著眼睛。

背熟的詞句。

心思早已在門外。

我們向華盛頓請求保護，並稱之為主權。

我們向布魯塞爾要錢，並稱之為尊嚴。

然後我們去領聖體，一隻手還插在別人的口袋裡。

教會至少承認自己有教條。

我們的政治有同樣的教條，卻稱之為常識。

兩者都要你不經查驗就相信。

只有其中一個還有體面把這叫作信仰。

還有一個這個國家從未學會的教訓，儘管它在自己的祭壇前站了幾個世紀。

表面的順從，才是真正隱藏的征服。

只有口袋空空的人才讀得懂。

當資本在一邊不斷堆高，另一邊，有人恰好握住她能容納的那麼多，就像賭場牌桌上的荷官。

莊家從不提高嚟門。

莊家等待。

而這恰恰是我們已經確定自己做不到的那件事。

義大利。

一個你來度二十天假、吃得很好、然後馬上離開的國家。因為這不是一個我推薦的地方。

Nando

Ferdinando